

上海老作家文丛



徐开垒 新时期文选

上海老作家文丛

徐开垒
新时期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开垒新时期文选/徐开垒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0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3572-1

I. 徐… II. 徐…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590 号

责任编辑: 陈先法

特邀编辑: 高彦杰

美术编辑: 王志伟

徐开垒新时期文选

徐开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字数 348,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72-1/I · 2726 定价: 5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一辑,共12种,包括:王炼的《执著追求录》、任大星的《婚誓》、孙光萱的《于细微处见功夫》、朱鹭的《舷窗集》、李济生的《怀巴金及其它》、邵伯周的《平凡的旅程》、徐中玉的《文论自选集》、徐开垒的《新时期文选》、钱春绮的《十四行诗》、曹阳的《情系万家灯火》、廖晓帆的《欢唱》、燕平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姓氏笔画为序)。这12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09年9月

目 录

一九七九年

幽林里的琴声·····	1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7

一九八〇年

忆念中的欢聚·····	19
洁白晶莹·····	24

一九八一年

山城雾·····	37
“滴尽了油的板鸭”·····	43

一九八二年

搬家·····	48
坝上一家人·····	53
从林黛玉的性格描写看曹雪芹的创作方法·····	60

一九八三年

山河变色的岁月	73
南行纪实	77
绍兴城记	80

一九八四年

草原圣人	86
阿依古丽	94

一九八五年

前辈作家怎样在散文中写人	99
东坡书院漫步	112
在我的书橱里	115

一九八六年

森林与森林老人	119
蕴藏不露的杨绛散文	126
我写的书和几个责任编辑	129
椰乡小景	134

一九八七年

寄语故乡	138
------------	-----

一九八八年

记柯灵	144
-----------	-----

一九八九年

作家靠读者养活	151
---------------	-----

家事·····	161
思蜀情无限·····	167

一九九〇年

墓前的追思·····	171
半个世纪的跋涉·····	175
庭园·景色·人物·····	184

一九九一年

老师教我写日记·····	189
--------------	-----

一九九二年

从“呼号”到“随想”·····	193
-----------------	-----

一九九三年

宁波，我的母亲·····	200
--------------	-----

一九九四年

朋友丁·····	208
----------	-----

一九九五年

探望巴金先生·····	212
逝去的岁月·····	220
旧金山第一日·····	229

一九九六年

《笔会》副刊五十年·····	232
面对自然的无奈·····	237

一九九七年

老人戒·····	241
老人新书·····	243

一九九八年

老人乐·····	246
住在文缘村里·····	248
为张瑞芳祝寿·····	252
书情与友情·····	255
半世纪跋涉的起点·····	261
《家》《春》《秋》的春秋·····	266

一九九九年

新年快乐·····	270
“钩沉”·····	273
编辑乐·····	275
五十多年如一日·····	277
旧文新读·····	279
“步行街”回想·····	284

二〇〇〇年

春节忆旧迎新·····	288
故乡报纸，引我乡思·····	292
为柯公挥泪送行·····	294
著作与风骨共存·····	298
奇异的世界·····	303
丰子恺摆地摊·····	305

二〇〇一年

杂文万岁·····	307
在我起步的时候·····	309
既是受难史，又是罪行录·····	316
纪念沈尹默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319

二〇〇二年

母亲节忆母亲·····	325
在同乡会上发言·····	328
淮海路上的联想·····	330
莼莼楼养生谈·····	334
举头望明月·····	336
欢迎史学家研究“宁波帮”·····	342

二〇〇三年

追寻《秋》的诞生年月·····	345
回忆五十多年前的上海文协·····	348
柳条下垂·····	352
巴金《一封信》与文学冰河解冻·····	354
金婚有感·····	360
“写你自己的文章”·····	363

二〇〇四年

老树春深更着花——迎巴金百年大寿·····	366
感谢上海作协·····	374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79
为晚报写稿·····	383
历劫换来风日丽——怀念辛笛·····	386

故乡泥土.....	390
-----------	-----

二〇〇五年

永久的友谊.....	393
纪念塔前.....	397
聆教五十年.....	401
和谐相聚.....	410
难能可贵.....	413

二〇〇六年

《笔会》创刊六十年.....	415
巴金逝世一周年.....	419
事业永远.....	421

二〇〇七年

团聚乐.....	423
----------	-----

二〇〇八年

书海欢聚.....	426
“一二·八”前后的何炳松.....	428

二〇〇九年

阿满的影子.....	434
------------	-----

幽林里的琴声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问题：在车间，在学校，在机关，在里弄，当几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聚集在一起，她们惯常在讲些什么呢？是谈孩子，还是在谈丈夫？更可能是讲一部新放映的影片吧，或者是在谈论着哪个市场正出售着一种颜色素淡的，但又十分引人喜爱的绒线。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碰巧在这样的几个妇女中间，听到了她们的聚谈。不是单单由于她们动听的声调，而是因为她们谈话中所充溢的感情，使我感觉到：犹如投身在一次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演奏会里，听到各种耐人寻味的、余音绕梁的琴声和笛声。当然，有的是夹杂着笑声的，是一种欢乐的谈话；有的则带点儿忧郁，叫人感到一种遗憾，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对于她们的谈话，如果一定得安上个题目，那么该是这十年来，或者十一二年来每个人的经历吧。显然，在场的这几个青年妇女，她们在十一二年前，都不过十八岁或者二十岁左右，这是刚刚出露头角的年龄，百合花一样的年龄。她们会有些什么经历呢？那时，她们在学校里，是交白卷英雄的追随者吗？还是默默无闻，甘做埋头窗下的书呆子？在热火朝天的红卫兵运动中，她们是主角，还是配角？在乱哄哄的武斗场面上，她们首当其冲，还是冷眼旁观？当她们被迫上马，在斗争“走资派”的大会上，她们是感情

冲动,跳上台,把斗争对象按倒在地,高喊口号;还是躲在会场角落,被会场气氛弄得面红心跳,回到家里,禁不住抱头大哭?在年光把她们的青春照射得更其璀璨,按照世俗,需要找个对象的时候,她们是以嫁给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造反英雄”为荣;还是甘愿一世孤独,也不肯把自己的青春随便付之东流?

你难道从来没有意识到:像这样年龄的青年妇女,这几年来,大都经历过一场为过去时期一切少女所没有过的一种严酷的考验?她们在那里接受过欢乐,也接受过悲哀。是的,欢乐有时也会变成一种煎熬,像人们所说的,“乐极生悲”,它同样可以使人从丰满转到干瘪,从稚嫩转到衰竭。而悲哀有时又恰恰是欢愉的基础,它可以使人闯入平时所不易到达的境界。经历了无数辛酸,认识到一切,倒反而心胸坦荡了,因而变得坚强乐观起来。这犹如风霜雨雪之后,有明媚暖和的春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有阳光普照的明天。事情是在变化的,而又不是如宿命论者所说,“一切周而复始”。他们看不到未来,他们得不出正确的结论。那么在我们叙述过往日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岂不是在这些青年妇女的经历上,看到了她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渗透着时代的微笑和眼泪吗?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让我们回到车间,回到学校,回到机关,回到里弄来吧。我们还是要听她们的聚谈。我们首先要讲的是那个梳着高高发髻,有着一张白皙的脸孔的教师的的故事。十二年前,她曾经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大串联中,涉水跋山,千里迢迢,用虔诚的脚步奔赴首都。可以想象,她的阅历跟她的体态一样丰满,大串联的过程一定给她打开了眼界吧,她的故事一定有着新奇的内容,像阿丽思漫游仙境,使人眼花缭乱。虽然她的谈话,像未经修剪的乱叶蔓枝,缺乏一种思绪上的整理。但从南方到北国,从车辆舟楫不到的穷乡僻村,到热闹纷乱的名城巨镇,多少不曾看到过、想到过的事物,一下闯进自己的眼帘,难怪为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所无法一一收捡。请宽宥这个十八岁少女的稚嫩吧,她像一只羽毛未丰的

燕子,当她从暖暖的小窝中,从母亲的怀抱里突然展翅飞到广阔的天空,她的兴高采烈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她哪里知道天空有艳阳,也有阴云,甚至更有风霜雨雪,和雷击电闪。她的最后感到力不从心,终于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自己的窝里,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十二年过去了,少女时期的活力已经在她的身上逐渐消失,这是因为她已经是几个班级的老师吧,还是心里埋藏着什么使人感到沉郁的因子呢?我们想提问,而又终于没有提问。她的乱枝蔓叶似的谈话,已足够我们找出答案的线索了。在她经历中,也许还有一些小事,使她至今仍觉得心神不宁吧,或者仅仅是由于当时的阅历不深,因而受了一点愚弄,抄贴了一张错误的大字报;或者由于作了一次违心的议论,得罪了一个同学,或者一个老师,以致丧失了真挚的友谊?如果她们这次聚谈,像我们文章开初时所形容那样,是个形式多样的演奏会,那么她的故事就如一次交响曲的演出,虽然繁弦齐奏,鸾凤和鸣,总觉得某些地方有些走音,使人感到突然,因而有点儿扫兴。

那么是不是让我们听一听其他人的谈话呢,那个在机关里当秘书的妇女的故事?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忙着洗衣、淘米、烧饭,还要喂奶、洗尿布,有时还要抱着那个刚满四个月的孩子唱一支催眠的歌。这些繁琐的事务,在她手里都变成驯服的羔羊。她把自己做秘书工作的经验,那种细致、耐心的功夫,全应用到家务上。每晚务必做到内外妥帖,才睡到床上去。像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在十年前是怎样的?她在那时也为柴油米盐和孩子奔跑吗?尽管她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人家说她是“逍遥派”,但当初她从不为细小的事情操心,她有过远大的理想,她曾经想做发明家,问题在于她虽有幻想,而缺乏实践。原因不在于她的疏懒,而是没有机会和引导,那时学校的科学实验很少,化学、物理老师不是沉沦在“牛棚”里,就是成为叽里呱啦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早已与科学实际告别,而与虚夸为伍。这样,她只好把自己的幻想寄托在《居里夫人》那本书里。当十年过去,她的发明理想就只是一条无根之

木，一潭无底之水，一切都虚无缥缈，最后她只好老老实实地去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故事，平静得如镜面一样，毫无波澜。如果她今天的谈话，比作音乐演奏会里的一个节目，那么那是一次单调的笛子独奏，虽然余音袅袅，但是使人感到寂寞，盲诗人在沙漠中一样的寂寞。

使我特别感动的，不是疲惫地赶回自己窝里的乳燕，也不是十年理想化为乌有的无根之木；而是第三个发言者，这个面容瘦削、举止文雅的纺机工人。谁能看得出她是车间的金属切削能人，向“四化”进军中的女英雄，今年新当选的“三八红旗手”！她的讲话简单，但耐人寻味；她的声调轻微，但使人猛然感到自己好像置身在深涧幽林之中，听到的是古琴铮铮，犹如这涧水淙淙。如果感情能够捕捉，我说那是一支哀歌，又是一场欢唱，它从悲剧中开始，又在喜剧中结束。她的故事内容，意境深远；她的发言，叫人一曲难忘，留给人们一个永不凋落的形象；好似在心域中，挂起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

十二年前，她不过十九岁。假使那时她是一朵洁白的月季，那么她的遭际，正如一场倾盆大雨。如果她是一棵青青的幼苗，那么她碰到的，却是一阵马蹄的粗暴践踏。

那是个下雪天，她爹在屋子里被揪斗，他们说他在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而凡是被捕的人又必都是叛徒……此刻，她在屋子外边等他，因为她妈怕她爹年龄大，又在病中，怕他在中途出事，所以叫她陪着，从家中来到这里。屋外鹅毛大雪，把满地都落成白皑皑的。她坐在屋外石阶上，头埋在自己的两条臂膊里，只听见屋子里一阵吆喝声，一阵口号声，她又是惊，又是怕，却又无可奈何，但好长时间啊，一秒钟犹如一年长，过了多多少少一秒钟，雪落在她的头上，身上，脚上，全没知觉，等到大概有一百万年过去了吧，天色已经暗了，他们把她爹从屋子里赶出来，她才惊醒过来，这才发觉自己在纷飞的大雪中已变成雪人，冻得差点身子也直不起来了。

她爹虽然从屋子里出来，但分明比在屋外大雪中感到更加寒

冷，她发觉他在发抖，她抬起头，只见他头发蓬松，脸色发青，头上长着疙瘩，额角有血印，显然，他们把他打了。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充满着愤怒。她搀扶着他，蹒跚地冒着大雪走回家去。

在路上，她爹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快到家门了，他终于颤颤巍巍地对她说：“他们会把我抓起来的，要防备。但不要对你妈说，她受不了。”……

请想想这个时候，这个十九岁的少女的处境吧。她应该怎么“防备”这样一个突发事件的来临？家早已抄了几遍了，还有什么可以“防备”呢？整个晚上她都没有睡着，那晚上，家显得特别凄冷。终于，她悄悄地从床上起来，写了个纸条，塞在她爹内衣口袋里。

第二天，她爹果然被隔离了，在经过几次非法拷打以后，她爹气息奄奄，昏昏沉沉地，被丢在一个阴暗的隔离室里。这时，绝望缠住他的心灵，死亡正在他的身边徘徊；而也在这个时刻，他在无意中，忽然发现自己内衣口袋里那张纸条，借着从走廊透露进来的昏黄的灯光，他看到写在纸条上的女儿字迹：

爸爸：

你怎么会是叛徒呢？别人不信任你，我信任你！

您的女儿

她爹捏住这张字条，老泪从他的瘦脸上掉下来。犹如千里冰封的河流，在春天中解冻；万年枯萎的铁树，在阳光下开花，绝望之神向他悄悄告别，死亡之神从他身旁挥袖而去。他从迷茫中醒了过来，把纸条重又藏到内衣口袋里……

十年过去，她爹换了多少次内衣，这张小纸条一直藏在他的身边，他看了它多少遍，给了他多少力量。每次批斗之后，他都要看一下。尽管这张纸条已经被揉得连字迹都看不出了，但这几个字分明写在那张纸条上，她爹看得清，因为它们刻在他的心头上，他

看得出那是他女儿的字,是人民的字,是人民对他的信任。

她的日子过得像山间幽林里的溪水那样清冷。没有人理睬她,因为她是叛徒的女儿。溪水缓缓地在山谷里流淌,四周静得出奇,这里没有人迹,没有声音,只有梦幻中的诗人听得出幽谷里的溪水在唱心的歌;只有无私的太阳有时仍光临到它的头上,把它照得又明又亮。她相信她爹,也相信人民和共产党,她知道这都是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时期,她不得不把自己的青春埋藏起来。她到了三十岁,还不曾有个对象……

当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蒙在她爹身上的一层灰尘,随着祖国上空的放晴而消失。她爹得到平反昭雪,重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她爹早已超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在努力工作着。她呢?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路上,一往无前,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使她很快成了全车间的金属切削能手。就在她被选为全市“三八红旗手”的那个晚上,突然传来另一个喜讯:她要出嫁了。

三十一岁的少女,迟到的爱情,不平凡的经历,这些都足以发人深思,使人惊叹,最后发出一声欢呼。她的故事不正如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风霜雨雪之后,有了晴和的春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有了光明灿烂的明天?她好像一个不轻易露面的音乐家,偶然登台,一展歌喉,便博得满堂喝彩;她又似惜墨如金的诗人,久矣乎不动其笔,人以为他江郎才尽,文思枯竭,却不料信手拈来,字字珠玑。在这些青年妇女的聚谈中,她声音轻微,用语简单,而讲话中所迸射出的真情实感,犹如发自深涧幽林里的古琴之声,为我们这一代少女唱了一支动人的歌。

1979年9月《榕树丛刊》第1期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抗战初期文汇报《世纪风》的回忆

最近,应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之约,有机会重读三十年代《文汇报》,因为工作忙,只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读,因此竟读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创刊、到第二年五月十八日停刊的全部文汇报读完了。当我放下报纸,心头真有无无限感慨。回想起当年自己还是一个初中生,刚刚懂得一点人事,时代就把我们投入在这样一个斗争非常尖锐,情况十分特殊的“孤岛”环境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作为一个少年读者,他在精神食粮上的饥馑是可以想象的。我至今仍还感谢当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工作的同志们,正是他们把我们一批生活在孤岛上的青少年带上正路。当我这次重读《文汇报》,读到我用“徐翊”笔名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发表的那篇题目叫《阴天》的散文时,我仿佛又回到那个“天阴沉得可怕,在这里老是看不见阳光”的孤岛上,背着书包,到上海福州路四百三十六号文汇报社门口,从密布着铁丝网的那个柜台边,在一个还不到半尺周方的洞口中,小心翼翼地递上去自己写的稿子。

我完全理解当年《文汇报》同志们的处境。就在《文汇报》创刊才半个多月的二月二十一日,《文汇报》就用二号黑体字登出了